

英国 个人主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英〕 艾伦·麦克法兰 著



商務印書館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

〔英〕艾伦·麦克法兰 著

管可秣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 [英] 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 - 7 - 100 - 05649 - 6

I. 英… II. ①麦…②管… III. 个人主义—研究—英国
IV. B82 - 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1575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英] 艾伦·麦克法兰 著
管可秣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649 - 6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插页 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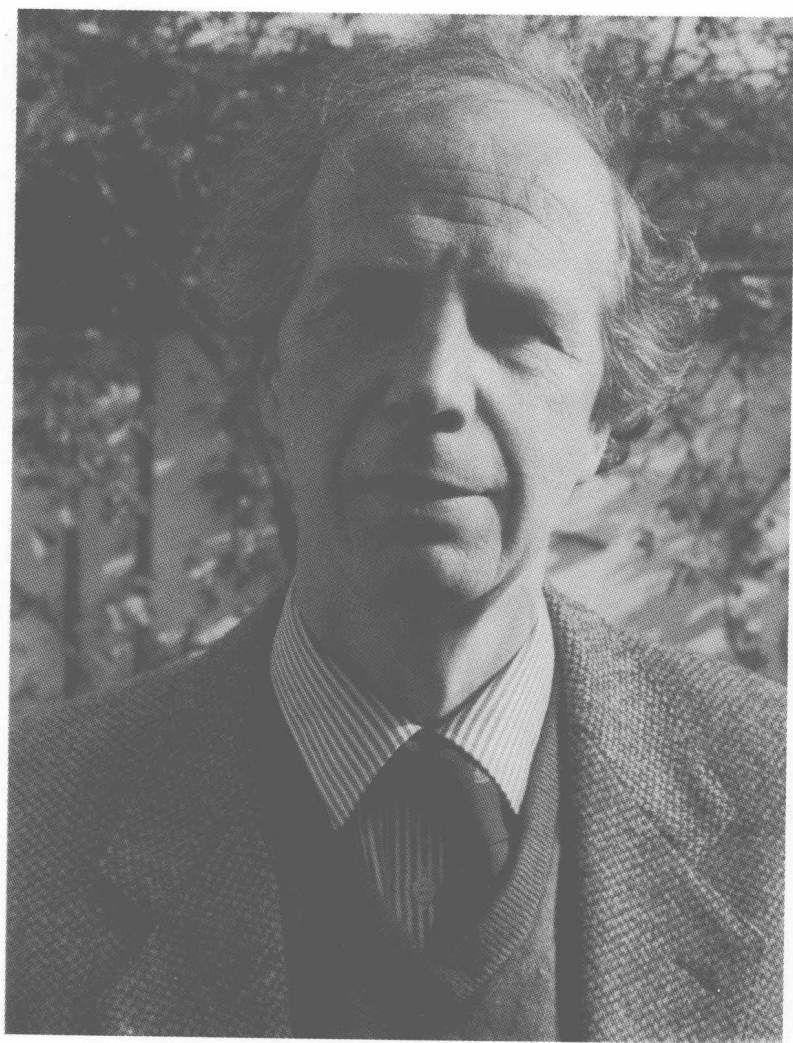
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Copyright© 1978 by Alan Macfarlan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2007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opyright of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 1989 年英文版译出



作 者 像

致中国读者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当年我写这本书，既是为了对我自己身份的起源寻求一种理解，也是为了对我生长于斯的世界——一个个人主义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的本质寻求一种理解。一经洞察，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我的发现与大学教给我的东西截然相反，与我的许多老师和同事所接受的公认知识也完全不同。

我发现，“占有性个人主义”^{〔1〕}在英格兰竟有一段漫长而又连贯的历史。所谓“占有性个人主义”，乃是个人主义在私有财产权等个人权利中的表现，而它在英格兰居然已经出现了数百年之久。此外我还发现，与中国、印度和西欧的大多数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英格兰是多么的独特。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具有长期的连贯性，还在于它将个人置于经济、伦理及政治制度的中心。

我所发现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要，我这样说，盖因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源头。这件事情的发生，既是通过19世纪大英帝国的强大影响，也是由于一个新文明的诞生，这个新文明最初通过照搬英格兰方式而形成了自己的大部分性格，以后又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就是美国。

〔1〕 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这种理论主张，个人作为财产（这些财产包括个人自己的身体、能力以及个人通过使用能力而获致的一切）的所有者，这样一种身份本身便赋予个人以自由、独立和平等。——译者

2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我在本书中提出,英格兰的法律体系颇不寻常,因为它强调私有财产权,它将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剥离开来,它赋予男人和妇女几乎完全平等的地位,它保障了平衡和开放的政治制度。而今,这一非同寻常的体系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它的许多精神自13世纪后期开始渗透日本,当前或许也在为中国的伟大改革提供思路。

本书是我所从事的一次探险的开端。至于探险的其他情节,我已形诸几种后续著述,包括《资本主义的文化》(1987年)、《现代世界之谜》(2000年)和《现代世界的形成》(2002年)。^[2]这几种著述继续跋涉在探索之路上,力图认知我们大家的奇特困境,认知我们现代世界的性质和起源。老子提醒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书正是我足下的第一步,我的研究从此另辟蹊径,因而它也是我的最具独创性的一本书。

本书的主要宗旨之一是廓清场地,以便迎接新知识的到来,犹如我们准备树立一幢新的建筑——例如北京市中心的国家大剧院——之前需要清场一样。本书就是一次清场作业。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对某些同辈学者和上一辈学者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也回顾并赞扬了更早的一代学者,他们的著作虽然已被时光蒙上了尘埃,却贡献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坚实的地基,使我们得以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我质疑了流行于我写作的那个年代的正统观念,这不啻一个严重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我是在质疑当时的历史学家赖以研究基础的一个基本范式。马克思和韦伯早已提供了一个“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认知构架,我却开始意识到,这种过分简单化的版本是错误的。然而我自己的观点与公认的教条相去实在太远,我不免被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我的假说看上去既荒乎其唐,又违反直觉,它竟敢与现代世界之诞生的主流叙述分庭抗礼,当然被认为是

[2] 这三种著作的英文名依次为: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译者

一种不可能的妄想。

一位当时著称于世的历史学家^{〔3〕}对我的尝试打了一个比方，比作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宇宙论的那般尝试。他在发表于《纽约书评》上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假使我是正确的，我简直便是“历史学的爱因斯坦”了。不过他急忙保证说，我当然是错误的，所以读者诸君不必改弦更张。事实上，而今我得知，史家已经广泛认同我的观点，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争议。早期范式的核心部分已经被新一代历史学家们不声不响地抛弃了。

以我的陋见，中国的思想者首先也需要忘却近几代学者建树的大部分教条，方能认知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正如我当初之不得不为。

本书出版之后我有什么新的认识

本书写作之时我三十六岁。至今我仍然认为本书的主体是正确的。但是，三十年忽然而去，假如我今天才写作本书，我会为我描述过的体系增添若干表征。

本书将个人描述得像是原子或气球，自由地飘荡在市场体系中。现在看来，之所以能够这样，还须归功于我未能强调的另一个因素，当今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4〕}。在英格兰的历史上，个人并非单独的原子，而是加入了一些自愿结成的板块或团体，也就是结成“社团”。这些社团赋予个人的生命以意义和力量，厚实地横隔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并发挥作用。它们就是俱乐部、教会、公司、教育机关、体育

〔3〕 即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研究中世纪早期史的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4〕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译“民间社会”。作者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诠释:“公民社会”通常指居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由大批结社和组织构成的一片天地(艾伦·麦克法兰:《给莉莉的信》,商务印书馆中译本,2006年,第186页)。——译者

机构,等等。英格兰像后来的美国一样,向以结社的多样化和自由而著称。

历史上的英格兰有着形形色色的社团,它们不仅允许个人保持自由,而且使得个人能够自愿加入到一个“体积”大于自己的团体中去。不论那是一支管弦乐队、一个唱诗班、一个地方慈善会、一支运动队,还是千万种其他团体,总之,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某种大于自己的东西,反过来社团则将其丰富的资源与力量呈献给个人。更广义地说,这正是“民主”的基石,有形的民主制就建立在这块基石上。

如今我还会更多地强调,历史上的英格兰拥有一种均衡的政体,它保障并折射着经济 and 法律的个人主义。本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与社会,不过应当指出,高度分权化的行政体系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语境。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保持着平衡,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不论它是国王、贵族、议会,抑或庶民;要想把这样的平衡保持数百年之久,可谓困难之极。通常某一个势力会以牺牲其他势力为代价,而发展得更加壮大一些。但是平衡一旦能够维持——如英格兰的情况,应运而生的便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

如今我也会让读者多多注意英格兰那不平常的社会结构,尽管本书结尾处对此有所涉及。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印度和中国,历史上都存在一小撮有文化的统治阶级——或凭借天赋权利,或因教育而擢升;他们与一大批贫困而无知的乡村生产者之间界限分明,后者常被称为“农民”。英格兰却有一个著名的特点,那就是店主、商人、制造业者、工匠、农业经营者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是至高的统治者,却也不是农民。正因为此,英格兰人树立了非凡的自信心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独特的英格兰体系究竟起源何在?现在我也有了较好的理解。在本书中,我的上溯性研究终止于公元1200年左右,但我推测,在此之前英格兰或许一直就与众不同;我认为,它的根子大概可以追索到

孟德斯鸠论述过的“日耳曼森林”。如今我相信，在公元7至11世纪间，整个西欧其实大同小异。那时的英格兰绝非特殊的例外，只不过从某些方面看，它与大多数其他国家多少有些差异而已，例如它的高度中央化、它的经济与法律的高度统一。

事实上，英格兰只是在11世纪之后才开始变得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英格兰陡生变化，毋宁说是英格兰留在自己的基本结构中原封未动，而欧洲大陆上却风云突变。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也在欧洲大陆的历史上，农业文明的一种常规趋势一再复现，那就是，社会的中央往往变得更加强势，表现为更加绝对和大一统的官僚体系、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以欧洲为例，这样的体系直到18世纪才开始崩溃。但是英格兰从未呈现同样的趋势。英格兰虽然是一元的整体，却未曾走向绝对君主制。

中国读者何以可能对本书发生兴趣

最近五六年，我开始对中国略知一二。我和我的妻子四度旅行中国，访问了首都北京、东北的辽宁、东部的上海和南京、中部的武汉、西南的四川和云南等地。同时我开始在剑桥大学教几名中国学生。我交结的中国朋友也日益增多。从这些经验中我高兴地发现，许多中国人热心于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和运作方式。关于如何创造和维护一个开放的、宽容的、公正的社会，中国人正试图修正和采用一幅最佳的蓝图。

在汲取外界现成经验的过程中，怎样采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成果，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技术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即时取用的“现货”，因为技术往往自成体系，比较容易描述，也比较容易掌握。难就难在如何认知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结构，即一个文明的文化内核。

如果不能准确地描述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均衡关系,便不可能认知上述基本结构。我认为,我在本书中批判的那种旧程式会把我们引向歧途。据说,英格兰曾经与其他任何一种农民文明并无区别,直到 1450—1650 年间出现了分水岭,然后神秘地从农民的整体中断裂出来(犹如冰块断裂了一角)、摇身变为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荷兰一道)。但是,这种“革命的”程式并不正确。谬见掩盖了真相。实际上,中央与地方、个人与社会、人民与统治者,种种平衡关系在英格兰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转变,这真实的故事其实比那简单化的旧程式有趣得多。

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若欲创造财富,一个国家就需要“和平、公平的税收和健全的司法管理”。提供这样的条件却非常困难,几乎没有哪个大国获得过长达几十年的成功。然而,英格兰体系尽管间或有失误,但是自 1066 年开始,它大致连贯地在八百年中成功地提供了这三个条件。一个遥远的小小岛国从而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工业文明)引进了我们的星球,甚至一度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

让互相冲突的各种压力维持平衡是一个难题。所以我希望,中国读者或许有兴趣了解英格兰人是怎么做到的。中国读者将会发现,英格兰人的成功经验后来又通过他们的法律、语言、工业、科学、文学、政治与社会体制(甚至通过体育运动和结社),迁移到了美洲和欧洲,然后又迁移到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和日本。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知识流向

四度访问和游历中国,使我不禁有感于历史的奇特的“跷跷板”运动。在公元 1400 年之前的约摸一千年间,知识与技术差不多一律是从中国流向欧洲。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大多数伟大发明出现在中

国,也知道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之国。至于欧洲,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中国(以及印度)这座崇山的一个支岭。

然后,在公元 1400 年至 1800 年,大约四百年间,中国与欧洲之间发生了平衡的双向的交流。在接下来的大约二百年间,交流开始易向,欧洲的以及嗣后美国的科技发明和影响力反过来流入了中国。然而当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再一次日趋平衡。我们必须相互了解,才能实现正常的交流。为了帮助中国读者认识西方文明中一些最复杂的内在特点,本书愿尽绵薄之力。

我像写一本侦探小说似的,写出了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旨在提出和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晚近以前,英格兰让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感到它是如此另类?我将原因追寻到了历史的深处,然后,我很想向读者传达我的兴奋和惊奇,因为,当时我所发现的东西让我自己感到十分惊奇,必然也会让别人感到同样诧异。如果现在它也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奋和惊奇,我将会非常欣喜。1977 年我搦管之时,绝未想象将来有一天我会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群。

然而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交往日深的时代了。在英国,我们对“中国风”兴趣盎然;我知道在中国,也有许多人对“西洋风”由衷地感到好奇。因此我猜测,本书或许能够引发中国读者的多方面兴趣。

本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一个合成。它采用了比较方法,并建立了一些明确的模式,用以检验一些假说。它多回顾历史,而非瞻望未来。它建立在双重的基础上,既注重总体观念,又倚靠非常具体的地方性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地方上的具体人物,以及根据地方档案而重建的共同体。尽管它的依据只是一国的特定历史,它的结论却颇具雄心地指向世界。

*

*

*

在此我要对中译者深表谢意,在完成拙著《玻璃的世界》、《给莉

莉的信》^[5]之后,不避繁难,面对技术挑战,承担并完成了本书的翻译。我也要感谢一向致力于学术译介的商务印书馆,没有她的支持,本书不可能译成和付梓。

读者若有兴趣看到我如何答复本书所引发的大量批评意见,或者有兴趣看到我对一个英格兰村庄^[6]的地方性研究——它成为本书中某些非常技术性的论点的基础——或者有兴趣看到本书所提出的许多论点后来是如何发展的,请访问我的网站 www.alanmacfarlane.com。

读者若能通过本书而开阔视界,进一步认识他们目前或许尚不能完全把凭的西方的影响,我将感到不胜欣慰。

艾伦·麦克法兰

2005年2月18日,于剑桥

[5] 这两种著作,英文原名分别为 *The Glass Bathyscaphe; How Glass Changed the World*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2003年)和 *Letters to Lily; On How the World Works*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2006年)。——译者

[6] 这个村庄是埃塞克斯郡的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作者对它进行的详细研究构成了本书立论的重要支持证据。后来作者将大量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录入了他的网站。本书中文版出版前夕,作者艾伦·麦克法兰特地委托译者再次知会中国读者:厄尔斯科恩保存了特别全面而翔实的历史档案,通过它们,甚至可以复原该村庄数百年前的样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历史档案现已全部汇编为电子数据库(约为80兆字节),读者可在网上查阅和下载:访问 www.alanmacfarlane.com,点击首页上的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图标,即可进入这个网上数据库,或访问 www.alanmacfarlane.com/files/earlscolne.html,即可获得更多相关资料并进行下载。——译者

谨以此书纪念

洛什波特的
唐纳德·肯尼迪·麦克法兰
1916—1977

目 录

致歉与鸣谢	1
序	5
1. 农民社会的性质	13
2. 农民社会何时在英格兰终止:马克思、 韦伯及诸史家	47
3. 16—17 世纪英格兰的经济与社会	82
4. 1350—1750 年英格兰的财产所有权	106
5. 1200—1349 年英格兰的财产所有权	136
6. 13—15 世纪英格兰的经济与社会	175
7. 透视英格兰	216
8. 若干寓意	246
跋	265
原始资料一览	269
索引	273
引用书目表	282
地名对照表	296
“异教徒”的孤独事业及其他——译后记	298

致歉与鸣谢

写一本好像是在批评友人作品的书，总不免笔下踌躇。如果为此而道歉，那简直是伤害又复侮辱。对那些使我领受了许多教益、但我在本书中与之意见相左的学者，此刻我只能说一句：我自己也曾长期误入歧途——本书的《序》对此将会尽行披露。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其实也可以用来批评我自己的早期研究。

另一方面，向那些帮助我成书的朋友致谢，却是一桩快事。如果没有特奥多尔·沙宁的建议和启示，本书绝不可能写成。他不仅是催化剂一样，提示我应当去论述英格兰的农民阶层，而且接下来给了我许多关于农民阶层总体情况的宝贵建议。我深深地感激社会学研究委员会的人口与社会结构史剑桥研究组，特别是彼得·拉斯利特、罗杰·斯科菲尔德和托尼·里格利，他们的研究对我深有启发，这种启发在多方面对于成书至关重要。研究组的成员之一，理查德·史密斯，不仅给了我全面的支持和动力，而且向我提供了具体的信息和鼓励。他的一片热忱和他的详细研究成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帮助。对于他的慷慨，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只能说：这本书——特别是关于中世纪的部分——基本上是一部他本人完全有能力写成和有可能写成的著作，但他的结论或许与我的结论有所不同。做一名“异教徒”是一件孤独的事业，做一个违背时代信条的历史学者，那就尤为孤独。所以，假如没有理查德·史密斯的鼓励，我绝不可能把一篇短小的论文变成一本书。这本书的观点，以后将在他本人正在写作的一部著作中得到确认，或者受到驳斥。我的启蒙老师，中世纪学家詹姆斯·坎贝尔，也充分地鼓励我坚持撰著下去。承蒙

ix 他好意阅读中世纪社会的有关章节的初稿,并告诫我在某些方面注意节制。基思·托马斯阅读了全部初稿,他不仅对书中的论点提出了改进意见,而且给予我不少宝贵的参考资料。杰弗里·霍索恩阅读了有关马克思和韦伯的部分,他不仅确认了我对他们的著作的诠释,而且对本书的大论点给予了不可或缺的道义支持。杰希卡·斯泰尔斯通读全书,以检阅文体和内容。夏尔·亚尔丹核对了校样。比尔·维德贝斯基帮忙校对注释,评阅全书,并对如何改进陈述方式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玛丽·赖思快速而准确地打出了原稿。波莉·斯蒂尔全程指导了本书的付梓。杰克·古迪等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成员,既是我的思想源泉,也是我写作的支持者。我的学生亦如此。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研究委员会提供了资金,使我得以详细研究若干个样品村庄,这种详细研究在本书中已经加以描述。我对上述个人和团体不胜感激。我还要感谢卡莱尔、切姆斯福德和肯得尔等地的郡档案馆,以及伦敦的公共档案馆,它们倾力协助我查找了各类地方档案。最后,我要表达我最深切的谢意:感谢莎拉·哈里森,她给予的巨大帮助是无法衡量的。她整理的地方档案,为有关厄尔斯科恩和柯比朗斯代尔两个教区的章节打下了基础;她在庄园法律和庄园文献方面的知识,对于成书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同她讨论了书中的每一个章节,这些讨论导致我改变了许多观点。她通读全稿好几遍,并核对了校样。若无她的鼓励,本书无以写成;若非她对早期现代土地档案具有无比丰富的知识,本书会有更多谬误。